



琼崖儿女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长征路



海南银行

BANK OF HAINAN

●伴你行 A05

2016年10月1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李冰 美编：王凤龙 海南日报



四川宝兴县红军广场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H长征地今昔

夹金村：
大雪山间的
美丽驿站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当海报集团“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车队，刚刚以大海拔落差驶过夹金山大峡谷，峰回路转，前方一个巨大落差的下坡，国道旁出现了一块红色的纪念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碑旁，便是当年红军翻越雪山后遇到的第一个村庄，夹金村。

虽然山顶云雾缭绕，此处却阳光明媚，在纯净得让人心动的蓝天白云下，红色花岗岩的纪念碑映衬着远处带着云顶的大雪山。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途经这个当年只有20户人家、当时还叫做木城村的小村，然后一路向北，到了不远处的达维，停留了大约有一个星期。

村里71岁的村民王友义向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红军翻越了大雪山，急需补给。村里人受到当时反动头人的鼓动都跑光了，只有一名吴姓贫农，为红军筹措了几袋青稞面。而红军则送给吴老汉一把刻有七颗五角星的马刀作为回礼。”

据说这把刀一直被吴老汉珍藏着，也是夹金村人饭后经常谈起的话题，可惜后来遗失……

时光流逝，那位帮助过红军的贫农早已去世，马刀故事的具体细节已无可考证，但夹金村人好客的习俗依旧不变。正说着话，王友义招呼着记者去他家，烤火烤火暖暖身，尝一尝他家的烤土豆。

如今，红军走过的道路被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所替代，夹金村从当年20户的小村发展到了今天的124户447人，一栋栋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立在村中，村民家家户户不仅通了自来水，还能连上互联网……

不少村民在新居里做起了农家乐生意，王友义说，他儿子家里开办的农家乐客栈，最多能接待10位客人，每年一到黄金周，仅食宿就可赚数千元。此外，出售松茸、羊肚菌等土特产，也成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

夹金村如今已成为夹金山间的美丽驿站，见证着当年红军翻越雪山的传奇，也为八方来客带来雪山下的温暖。

(本报四川小金10月10日电)

1935年6月，红军艰苦卓绝翻越雪山，琼籍将领与士兵同甘共苦

茫茫雪山见证“雪”染的风采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数十只巨大的老鹰盘旋在半空，车辆行驶在漫天大雾围困的路上，让人胆战心惊。

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夹金山时，因为大雾的袭扰，很遗憾，海报集团“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没能看到艳阳下的雪山。

采访团爬上了一个几十米高的小山包，就已经有队员呼吸不畅。高原反应折磨了两名成员一天，最后不得不上医院吸氧！

我们乘坐现代交通工具，提前服用了预防高原反应的红景天，依然状况不断。81年前缺衣少食、疲惫不堪的红军，是怎样完成翻越雪山壮举的？

“脸上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刮着”，红军“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手牵着手往上爬。

在半山腰上，一名红军不小心滑到一个雪坑里，另一名红军立即去救他，结果自己也陷在坑里，半天爬不上来。杨成武等人见状赶紧把绑腿解下，扭成布绳丢下去，七手八脚才把他们拉上来。

在《忆长征》中杨成武提及，针对过雪山，红军特别强调了六个“不”规定：“不要快走，不要走，不准自己开路，不准坐下休息，不唱歌，不讲话。”

原因是：“走快了呼吸量不够，就会昏晕；自己开路就有坐‘汽车’滑下山的危险；那样疲倦，要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有牺牲，更有豪情

“过夹金山死了非常多的人，”刘光友说，“因为缺吃少穿。到后来，就煮皮带吃，那是很硬的；有的马也被宰了。”

刘光友的说法在《忆长征》中得到印证。杨成武回忆，其所在部队沿着前头部队踩成的一条雪巷前进，“在这用千万双脚踩成的雪巷的两旁，静静地安睡着上百具英勇的红军战士。”

在四川境内，翻过夹金山后，采访团来到了红原县。该县的亚克夏雪山，竖立着一块木碑，刻有“一九三五年红军烈士之墓”字样。据碑

文记载，1952年，当地牧民发现了山顶上整齐排列着12具红军遗骸。后来查明，这支红军队伍当时是一个班，全部因缺氧窒息而亡。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党史研究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张小灵介绍，红军长征翻过的主要雪山共有26座，许多将士就此长眠。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挑战人类极限，并没有吓倒红军，反而激起他们万丈的革命豪情。

在《忆长征》里，杨成武讲述了战士们的心态：

“雪山啊，多么险恶！……但是，雪山啊，你能够挡住红军战士吗？……看，那就是我们的红军，云里红旗飘，人在云上绕。”

“云在脚下、天在脚下，祖国的大地都拥进我们的怀抱……战士们……暗暗发誓：头可断，血可流，不雪国耻，誓不休！”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夹金山红军爬山起点处，一座石碑镌刻着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这句诗，依然鲜红的字样提醒人们，雪山见证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永不褪色。

琼籍将领尝“冰淇淋”

艰苦卓绝的爬雪山历程，也闪耀着海南籍将士的身影。

据了解，1935年6月1日，红军过夹金山前夕，中革军委委任张云

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组成收容队，收容落下的伤病员。

张云逸要求，只要存在一线希望，就要鼓励伤病员坚定地走下去；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由于他在军中有较高威望，他派出的筹粮人员得到了前方部队的支持，顺利筹到粮食，伤病员有时还能吃到猪肉、牛肉。

在张云逸的带领下，伤病员的病情逐渐好转，收容队也顺利地翻越了夹金山，与中央纵队会合。

开国将军庄田的儿子庄祝胜曾告诉记者，在翻越夹金山时，庄田负伤，走不动了。他向五军团团长董振堂反映，自己不愿拖累部队。其言下之意就是留下来等死。“董振堂坚决不答应，叫人抬我过山，”庄祝胜介绍，“他说，谁都能扔下，庄田不能扔！他会打仗！”

传记《周士第将军》记载，在翻越打鼓山时，由于环境艰苦，在找到地方歇脚后，干部团团长陈赓要求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周士第用广东话唱支歌，活跃气氛。这时，有人把一小包糖精拿出来，往每个人的雪杯里放了一点。肖劲光将军打趣道：“来来来，吃冰淇淋了！”

周士第尝了一口拌糖精的雪粉，也幽默地说道：“我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冠生园是经营甜品的老字号——记者注)还美！”

后来，周士第还为此写了篇回忆文章，名字就叫《吃冰淇淋》。

(本报四川小金10月10日电)

1935年初，长征转折阶段，受命赴沪寻找党中央的琼崖同志陈玉(育)清，几经周转才联络到同志郭铁峰

他乡逢故知 几番试探露真意

H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区委：前从我负责替琼崖特委交通陈玉清同志转上中央党部之函件，今已多天未得答复，非但使陈同志很焦急，就我自己也很疑惑。”展开这封《郭铁峰于沪给区委的报告》，焦急之情溢于纸面。为给党组织确认昔日老友陈玉(育)清的身份，郭铁峰又写下了洋洋洒洒两千多字……

革命年代危机四伏，中共党员在做交通工作时也极为谨慎戒备。

因此，1934年底，肩负着递送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的亲笔信任书的陈玉(育)清在抵达上海后，并未贸然直接找寻党组织，而是联络了同乡曾鲁。

根据史料《琼崖陈玉清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情况》记载，虽然曾鲁以前和陈玉(育)清是革命同志，但因被捕后比较消沉，脱离了党组织关系，陈玉(育)清平了个空。1935年1月，受陈委托，曾鲁找到同乡郭铁峰并问其“有没有组织关系，可不可以找到关系？”但郭铁峰只推说没有。后听曾鲁称找关系的是一个琼崖同志，郭铁峰便说：“大概一个朋友有

关系。”曾鲁便邀他到店里详谈。

郭铁峰、陈玉(育)清一相见就认出了彼此，原来这两位同乡于1927年在琼崖做革命工作时就已相识。虽是老乡遇故知，但由于眼下革命的形势十分危急，陈玉(育)清又担负着联系中央的重任，所以二人都没有将身份对对方全盘托出，只是谈了一些地方上的革命形势。

经几番交谈试探，郭铁峰看陈玉(育)清对琼崖的革命形势及游击斗争，还有郭铁峰所在区里革命同志的姓名和细节十分清楚，便大致确定了他并非反动人员。后来，看郭铁峰迟迟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焦

急的陈玉(育)清冒失地拿出一本党中央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提纲，还有琼崖特委的秘密文件给对方看，郭铁峰也递出了一些书报，二人这才真正确认了联络关系。

经过这些确认，郭铁峰在信中对区委连连保证：“我敢相信这桩事件决非反动的阴谋。”并表示区委仍担心，可根据报告在时间、负责人、口号等方面向广东省委做个对照，即便有反动伎俩也无法实施。

虽然这只是革命交通工作的一个小插曲，却体现了革命同志在战争年代下进行相互联络时的不易。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

H长征印记

“红军伞”
见证藏乡情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在夹金山的半山腰上，有一棵别样的松树，枝繁叶茂，状如华盖。这棵树在硗碛家喻户晓，藏民们还给她取了一个亲切的名字——“红军伞”。

雪山犹如汉白玉，永嵌红军足迹，长镌红军身影。宝兴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年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时，正逢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长途行军的红军战士们，疲劳无比，再加上山上空气稀薄，战士们衣着单薄，许多负伤或生病的红军将士便牺牲在翻山途中，遗体未能及时得到安葬。当地的藏族同胞从为红军带路的向导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自发组织起来，在晴朗的日子里，沿着红军翻山走过的路，搜寻牺牲将士遗体，并抬下山掩埋在原硗碛场镇后的一个山梁上。

由于怕敌军发现，藏民们没有立碑，就移植了一棵小松树作为标识。80多年过去了，小树苗长成了一棵亭亭如盖的苍劲大树，夏天遮挡烈日，冬天阻挡风雪。

“应该是当年牺牲的红军感动了天地，一草一木都为之动容。”当地老乡说，自从树苗长成雨伞的形状之后，就再也没有变过，并且一直生机勃勃。“红军伞”也成为了老乡们眼里的神树，大家都对它爱护有加，没人去攀爬。

记者在在现场看到，树上挂满了人们祈福与怀念的哈达。树前的地面上，还摆满了香烛和酒杯，香灰的痕迹清晰可见。藏族老乡们说，每逢过节，大家都会来这里烧香祈福，让红军战士们“尝一尝”他们酿造的青稞酒。

从江西到陕西，长征路上的许多红军坟墓已经湮没在岁月中，难以寻觅，但这棵苍松化成的“红军伞”，也许就是最好的纪念碑。

(本报四川宝兴10月10日电)



四川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里陈列着红军当年用过的物品。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码上读

扫二维码
看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

视频摄影：李庆芳 计思佳
视频剪辑：李伟亮